

生活琐记

henghuosuoji

鹊缘

□王振昌

我是喜爱喜鹊的,缘由却比较特别。

一只喜鹊的使命,索念着我的故乡。

正如昨日凌晨五点多钟,天刚亮,小区街口处的早餐摊已经摆好,我们一行夜游的青年成了今天的首批顾客。当我们还在讨论着青岛与济南又或是菏泽的豆腐脑的口味各有什么特点时,仅凭余光,我便发现了那位老朋友——一只矫健的喜鹊,正立于一块药店招牌上,盯着掠过的风儿,不知是不是为了找寻我?

话里略带着自恋意味,这倒能使我认为与它之间的缘分更为奇妙。我忽略了这一类鸟的个体差异,自始至终把一类看做一只,我希望遇到的每一只喜鹊都是早已相识的那一只。

记得有次新年诗会,师兄谈到诗文学家南怀瑾老先生对

灵感的感悟,恰如一人漫步西湖,初学者寻物捉景,老练者凭借其悟性便可感受到物与景寻你而来且源源不断。我不能全然理解悟性指的是什么,却也有过这一类的边缘体会,还是鸟儿,尤其是喜鹊,我寻它,它也寻我,我于陆地上的足迹或许已与它在天空飞行的路线有过重叠,交叉点也便成了邂逅。

不得不想起……夜幕降临,白日的云朵变了颜色,走得也快了些,喜鹊正为猫儿读诗,凉风与枯枝构筑鸟巢,伸手点一点星空,月儿便泛出光晕,夜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月亮,一个人的声响……儿时的记忆是动态的,我想到哪,便可以点一点星空,夜空便会停留,此时月晕倒像是个暂停键。

夏日天长,晚饭也吃得早,后续的休闲活动不容耽搁。

轻栈桥头四盏灯,迷离扑

朔饮欢声。

自去前头一树逢,门前摇扇等月明。

带上几位朋友深入树林,当时也不怕蚊虫,去自家田里摘各个品种的甜瓜吃,这倒成了一件夏日必备的趣事了。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那个夏夜,几个同伴争论鸟儿到底需不需要睡觉,执意便要去树林里观察观察夜里的鸟儿。那是在一棵双杈梧桐树下,我拿着手电认真扫描整棵树,一是梧桐树叶大,二是梧桐有些树杈稠密,是鸟儿筑巢的绝妙之地。我常常认为梧桐树的这些特别的树杈肯定给鸟儿省了力,像是大自然专门赠与这些“流浪汉”天然的扶贫住房。当我没有在树上发现一点鸟儿的痕迹准备奔向下一棵树时,脚下碰到一只喜鹊,它受了伤,腿部嵌着一颗弹珠,不知道

是谁的恶行。当我真真切切看到这只因人类取乐而受伤的喜鹊时,我的心隐隐发痛,这种心痛的感觉我依稀记得之前有过一次。有一次躺在一座枯河的桥边睡觉,不小心一翻身掉了下去,整颗心被震得在胸腔里乱跳的感觉。这次却是自发地心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个刹那间,脑子里闪过了之前摇头晃脑背过的《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

我双手捧起它,当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后来高中生物课本的封面插图有注名,我才回想起这位老朋友的名字。之所以称它是老朋友,是后来我把它带回家养,相处了很长时间。

它离开我时却是艰难的,是在同一片树林,我放飞了它。一开始没那么顺利,可能因长时间缺少练习已经忘记怎么

控制方向,它能飞起来,却无法躲避障碍,撞了三次树,重重摔下来。我为它助力三次,它折返三次,脖子也撞歪了,但最后一次飞出了我的视野。这也怪我,偏偏选择这片比较稠密的林子。我想这鸟儿怎么和雏鹰一样,都有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它终于自由了,我看到它离开时撞树的惨状,不能确定它会不会再次撞树摔落,但至少它成功地飞出了我的视野。

现在,我既然忽略了喜鹊这一类鸟的个体差异,将之视为同一只鸟,不论是后来驻足窗棂上的、梧桐枝头再次高歌的、或是立于药房招牌上的,与我的目光相遇的喜鹊,我都应该是认识它的,它或许也真的认识我,它羽翼间滤过的,是故乡的时光。

一只喜鹊的使命,化作故乡的眷恋。

人间物语
Renjianwuyu

一缸睡莲幽韵长

□姚宗亮

在我家的庭院一角,摆放着爷爷传下来的一口水缸。这口青灰色的老水缸,原是奶奶腌制咸菜的容器,如今却成了睡莲安身立命的小天地。在水缸清澈的水面上,弥漫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幽情雅韵。

每年初夏时节,在水缸蛰伏孕育一冬的睡莲根,便发芽生长,渐次浮出水面。在一片片绿叶的偎依衬托下,悄然绽放出娇艳的莲花。晨曦初现,晶莹的露珠便在莲叶上闪烁,如同星光点点。如诗如画的美景,让人陶醉不已。一抹阳光温柔地洒落在水缸里,睡莲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温暖时光,灵动而娇媚,飘逸而清雅。睡莲的叶片犹如绿色的圆伞,轻轻漂浮在水面上,为这口水缸增添了几分宁静与清凉。莲花或含苞欲放,羞涩地隐藏于叶间;或亭亭玉立,绽放出洁白粉嫩的花瓣儿。它们散发出的淡淡清香,吸引着蜜蜂与蝴蝶在水面上翩翩起舞。

睡莲花具有昼开夜合

的特点,见证着生命的轮回不息。睡莲象征着纯洁与美好,代表着清新脱俗、无邪至善,寓意着纤尘不染、与世无争的美好品格。在佛教文化中,睡莲被尊为圣洁、庄严与肃穆的象征。佛祖的莲台与观音的莲座,均可彰显睡莲在佛教中的地位。睡莲在水中默默生长,方能绽放出绚烂的花朵,这一过程与修行者穿越心灵的旅程高度契合。

当暮色四合,睡莲关闭了所有绽放娇姿的窗口,将最后一缕夕阳锁在花心,在夜色弥漫的空旷里沉睡。月光下的睡莲,披着一层银纱,显得格外神秘而静谧。睡莲沉浸在月色营造的清幽中,团团碧叶如席而铺,那些玉润珠圆的露珠,在闪烁的碧叶间滚动,仿佛颗颗剔透的珍珠。我似乎听到睡莲踏波而来的声音,仿佛看到睡莲花瓣驭风而至的倩影。

在一个个无声的夜晚,我把一缕缕缱绻的思念,淡雅成一瓣睡莲的清香。风韵悠扬,那是一缸的幽韵在书写着轻灵的诗行。我把一缸纤尘不染的静水,编织成冰清玉洁的寓言故事。让开出庄严的花语,在一隅静谧中轻轻地呢喃。

水缸里的睡莲,不仅成为庭院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更是我心中的一片静谧之地。水缸虽小,却装得下整个夏天的清凉。每当我伏案疲倦袭来,总爱走到这口水缸前,看睡莲开合,听睡莲窃窃私语。静静地凝视着光影在水面上跳跃,恰似温柔的梦境在缓缓铺展,让疲惫的心灵得以片刻宁静。

岁月如歌,流年似水。水缸与睡莲相伴相依,共同见证着四季更迭与时光的流转。那一口水缸里的睡莲哟,是我抚慰心灵宁静的港湾,承载着我无尽的遐想与向往。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炊烟(外三首)

□周长文

母亲说,没有炊烟
故乡的落日,不会这么丰满

它的沉默,让我们的语言
羞惭

母亲说,炊烟是撸不直的
乡愁

她的目光里,始终泊着一缕炊烟

枯藤

复古的风声
拎着凛冽,穿过体内
失守的枯黄情节

母亲说,炊烟像一根鞭子
打在身上,有一种别样的暖

无论离家多远,母亲始终
没能走出
炊烟给她标记的圆

一截树桩

静坐在屋后,我读不出它的伤感
年轮清晰,有新鲜血液的味道
锯齿的弹跳声,与我无法构筑的语言
在彼此的对视里凌乱

这足够大的疤痕,给了足够的理由
用来被绞杀、蹂躏,最后被逐出族谱
这卑微的生存哲学,我默许与我辜负的疼痛置换

“无非是一截孤独的骨头!”

看,风吹得多么灿烂
阳光走得多么欢快啊

落日

当刚毅在沉默中颤栗,悲悯回光返照
止戈于黑与白的对决,我的头颅
也随之下沉。这不是出于对亡者的祭拜,而是来自一种
硕大的孤独,以血色的格调
被浇铸,或粘贴